

## 治水功臣背上破坏风水的黑锅

合浦人对康基田的名字，远比对历史上其他的官员熟悉，而且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认为他建文昌塔把合浦的风水搞坏了，使得合浦没法出“人”。

这个“人”，有人说是皇帝，有人说是将军大臣，也有人说是科举的状元、探花、进士、举人之类。

其实说康基田修文昌塔搞坏风水，是跟“关公战秦琼”一样的笑话。文昌塔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知府刘行义建的，康基田在清乾隆年间任廉州知府，两者所处的年代相差超过了一百六十年。

康基田招来如此荒唐的骂名，只因他是著名的水利专家。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水利专家”就是“风水地理专家”。明朝刘行义建的文昌塔，正好又是“改风水，培文运”的塔，九不搭八，于是清朝的康基田被迷信者当成了“替罪羊”。

康基田是山西人，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活了八十五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称得上是“遐龄鹤寿”了。

康基田“小时了了”，堪称神童，七岁开蒙读书，十四岁就中了秀才——要知道洪秀全考了四次，到了三十岁还是不长进的老童生，大病一场后，才揭竿而起。

二十六岁时，康基田乡试中举，四年后，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鱼跃龙门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江苏新阳知县，任职达八年；随后又任潮州通判超过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对民间疾苦体会殊多。

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起，康基田先任河南河北道总管，后调任江南淮徐道，开始专职治水，奔波在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之间。

一生与这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纠葛，他的“仕途”成了“险道”，时功时罪，骤升骤降，就像波涛中的一只小船，起起落落，沉浮不定，受尽了折腾和磨难。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康基田指挥防汛时身先士卒，差点丢了命，获得皇帝表彰，已是从二品河道总督的他，获加官“护理安徽巡抚”。

没过多久，由于下属伪造赈灾凭据，自己“陈奏不实”，他遭受灭顶之灾，先被“褫去顶戴”，接着被发配新疆伊犁。

好在皇帝开恩，他不久便重获起用。到嘉庆登基时，他成为正二品的巡抚。

升官没两年，因为河道决口，他再次被撤职，勒令戴罪主持修建导流渠。

随后一场洪水，检验出他力主修建的导流渠分洪有功，又得以复职。

还没得意多久，他又因修筑的河堤渗水，被勒令用工资赔偿。祸不单行，工地上一场大火，烧光了筑堤的工料，他第三次遭到革职留用。

康基田这时候似乎成了入定老僧，八风不动，一心筑堤治水如故，兢兢业业，只要让他搞水利，他就丝毫不理会脑袋上的乌纱帽几斤几两。

他没有感动天帝，却感动了皇帝，再次“咸鱼翻身”，被起用为从二品大臣。

治水的人似乎注定终生“水逆”，不久康基田又因延搁船务，第四次被贬，降职当了户部的六

品郎中。

嘉庆十三年（1808年），年已八旬的康基田仍孜孜不倦于治水，皇帝聘他为河工顾问。五年后的嘉庆十八年（1813年）腊月十四日，享受三品待遇的康基田走完了他起起落落的一生，留下了彪炳千秋的治水业绩。

康基田之所以能在宦海风波的官场中屡仆屡起，一有赖于他治水的才能，他是名副其实的水利专家；二来是他勤于政务，持廉守洁，公忠体国。

但他善于谋事，却不善谋人，导致他第三次被革职的那场大火，就是下属故意放的，原因是他凡事亲力亲为，为人察察，驭下严苛，对犯了过错的下属一律付之以军法，弄得手下人对他既怕又恨。

说到康基田与廉州的缘分，史书称他“为官清正，在钦、廉多惠政”，是一位历史上为廉州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廉能之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康基田从钦州知州升任廉州知府，来到这个“扼塞海北，远镇交南”的岭南重镇。

廉州城紧靠西门江，洪水加上海潮，经常引发内涝。廉州成了他小试牛刀，施展自己治水能力的地方。

到任廉州的第二年，康基田就着手治理内涝。

他采取“疏、储”二法，疏通城内水道，把城东淤塞的旧洞凿开，开渠引水，开挖北河塘，成功地解决了“廉人苦之久矣”的内涝问题。

这套系统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合浦县城填掉那些池塘前还发挥着作用。

康基田搞经济也颇有一手，农商并举，一是引进种桑养蚕技术，使农民多了一项生计；二是增建圩市，在明朝时建的卫民圩旧址修建了两百多间店铺，“招商招资”（复古卫兵圩，筑庐舍二百余间，招徕商贾），把它变成一个百货汇集、买卖兴隆的市场。

康基田出身贫寒，有幸得乡贤资助入读山西著名的晋阳书院。感于自己的身世，他尤为重视教育，不惜财力，将廉州中学的前身海门书院从易受水淹的江南移到江北，延请名师到书院授课，还亲自制订校规，防止学生冶游逸乐，作奸犯科，培育了廉州崇文向学的风气（不容违肆舞弊，廉郡学风日盛）。

廉州后人最应铭感康基田的，是他对苏东坡遗迹的保护。

他在实施廉州城内涝整治工程时，在城东发现了当年苏东坡曾汲水的古井，还找到了湮灭在荒草中的苏东坡寓居的清乐轩遗址。

他精心设计，聚工集材，并亲自监工，仅耗时三个月就修建了东坡亭和东坡井，为后人留下了这位结缘廉州的大诗人的珍贵遗迹。

康基田厚爱廉州，称赞它“山平土沃，农桑鱼盐之利，甲于他郡”自己身为知府，“职在亲民，民间利弊疾苦，下至日用琐屑”，符合民众利益的事，要是知道了没去做，或者做了却未能尽心尽力，没有收到功效，心里就为之不安。

然而，这样一位用无数事功证明了自己言行一致的廉能太守，却在民间背上了“破坏风水”的黑锅，令人不禁为之唏嘘。

历史与文化，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而荒唐。

